





劉子威集卷之二十六

長洲劉鳳子威撰

墓誌銘

麓隱魏先生及配周氏墓誌銘

予每從縉紳故老考論鄉之履行敦厚長者必首麓隱魏先生然恨未之識也乃獲交其季子學禮從而詢君之指意行事則又盡得其所以嗟乎今剏朴爲彫淳質殫矣若斯人者所謂備道君子其何得而稱焉按魏之先出自高辛氏



觀詹伯之辭於晉則自夏而周世有封土至宋季越遷於吳有曰某者君之曾祖也是生二子長曰某某生季子曰某則君之父也母曰徐氏君名某字某生有異稟加以累世植德深固宜其勃興然卒以隱約循循退讓不苟於世顧其所自立強直廉毅專以惠利急人之阨遂存亡死生之復儒亮不任氣俠人有持君者曰柰何居鄉使人倨鰲若是卒不聽謝未嘗操竒贏問生產獨好散施故益落落以彼其才游於時就

功業何者不可而若此此其中誠有所執賢者豈易量哉配周氏曾祖某當

章皇帝時徵拜官父某母朱實以女德競孝睦於宗黨內外無不得其所者卽有猜恨亦自相與解去言弗聞於外而里之爲婦若女者咸自矜厲曰而獨不聞周夫人乎至利害人所易動尤不好機祥小數有所妄覲其見亦不凡矣生子女幾人曰某曰某語曰不觀其始觀其終予不識麓隱君而見其子若博士君者修立不啻



其父而季朗英縱殊絕以文章當一代才是足以不朽君矣況門戶方鼎盛卽貴顯數十世未艾非爲善者當食其報耶君生以成化甲辰某月日而周生以癸卯某月日長君者一歲而皆年七十有二云

銘曰惟魏始建實以國系違宋之難始於吳莅爰自姑胥居閭之澁載其明德以克奕世伊惟王祖用光厥裔履尙素純恪慎專惠赴士之阨不乃有覬若彼餽金抑豈爲利逮於王父越有

溫懿恭儉以承是隆友悌有呱惟孤胤予之季孰長以字惟予之視舉爾賄遷標襲以遺邦君大夫高其行義顧慕向之曾不可企爰旣厥考亦用不試弘風載籍該明六藝時操削方輝掩赫蹠饋彼橐裝糗彼單瘁匪用以市苟言其自乃篤生君迪此丕嗣保膺茂明纘修前勩芳頴振發幾悟高詣體故清勝氣亦卓厲穆彼馥風弗庸以異雅暢其容融融洩洩晞光玉舉教色金粹默以沉幾不見其際檢正斯存允茲識器



宏哉有斐曷用爲懽九言是咨八行以類孝于  
厥家靡不敬肄鴈鱧莫庖其忍所嗜恒慕在中  
吐言俱泗永惟夙興庶幾不墮學綜群書時有  
深致斷簡庾詞勾注以意不徹手披寧眩腹笥  
懸所領解義隱而肆或以構妖中夜恣睢猝無  
動容惟謝不恭休茲慕賢格於精思居嘗服膺  
不以造次仁心爲質燔券通餽含有子忍下迨  
萌孽倪視力所及咸欲安遂損概以入無糧亦  
食彼興亂者抑又何刺磬折請謝則非所忒却

行掃軌動必擇地客有嘗君悅以都麗婧女舅  
姿善爲蠱媚神與目挑亦何能已以君以趨出  
遠之若臙中自弗污奚爲抗志時乃爲酒樂匪  
由醉爰遇歡伯亦逮酣恣翻謂獨醒與其狂戾  
非意詬訾座皆側睨君乃夷然言容益遽犯順  
不祥終以自殪越賈行歸賄於君寄比其復來  
宛猶封識日者推筴君以幾示方其及門奔走  
恐悸謂命不延可日以計曾是歲徂胡寧予畀  
驚豈術踈君何以至東隣不戒熇於烈燄勢之



赫炎於君是避乃越西旁靡所不洎昔也風返  
今以德庇烈烈義問過於樊衛謂天蓋高昭仁  
若契率茲祐啓不顯於德後門之子慨以流涕  
君有良婉洵是克儷言出自周宛其來賁莊肅  
令儀介爾柔嫵綏錫若祥服此無忤誕獎人倫  
肆齊貞慧莫不靜好閑於中饋歲時孔修魚菽  
之祭無遠具爾羞茲振餌肇敏容績中教攸繫  
撫育簡懷敷興慈義寢疾色憂夙夜以冀出必  
涕漣歸於門倚勉以俟命惟德之筮寧是亮勤

遑念策駟衿禕之誥尤以敦備居則深閨行常  
擁蔽婚媾請謁傳於閨寺守禮遠嫌弗覲弗睇  
子請肖繪卒以嚴闕叙如之何穀及嬰孺嚴如  
之何惟誦爾蒼憬彼懿猷光於往記萊婦棲遲  
黔婁高議實佐君子傾彼勢位媲美齊微千載  
寧媿時之方潰日月愈逝不有伊人風安所置  
爰周摯隆光於內外悃悃德音不遐有旣瑩木  
已拱昭聞濇濇勒之幽埏余爾銘誌鍾石可磨  
斯文無墜



卷三十一  
三  
典儀盧公墓誌銘

夫世以才氣自負雖倜儻非常然不遇時則其所之固不出於一塗哉或以然諾感槩氣凌一時雖不執正於義要之直行其意足以愉快無所復恨若盧君非其人耶柱史氏曰按盧出自姜封於齊之盧城因以爲氏自秦盧生以來著於代者多矣其在吳者則自宋徙也

明初有諱某者始起家五世而至松軒公初娶於周繼爲徐武功之孫女是生君於諸子中最

幼獨憐愛之松軒公以此貴爲郎蓋亢爽踈亮余往聞之豪長者間時能不拘小故以武力讐伏人縣道吏可猝嗟使也異時者人故悞悞亡何易以豪舉賢不肖知與不知皆慕之不以爲嫌也君幼而慨然有高志入庠序見所陳古鍾洗禮器雍容揖讓始自折節砥行及執喪蔬食毀瘁視諸兄爲尤甚以能遵禮讓爲名已去游太學時祭酒平涼趙公時春名知人目異之言於公卿諸貴人爭願識君矣君顧愈自喜不肖往



曰吾寧狗節官下安能以縫掖作樓君卿游閒  
五侯間耶費文敏公聞而益重之驅車入閭巷  
候謁君與抗禮無少屈談久之屬且雨巷狹車  
徒立移時咸怪年少而見敬禮若此因一日動  
長安中士大夫無所不傾者然竟以此爲仇家  
所嫉以危法中之幾殆者數矣君亦自奮思報  
忿除怨時扞當世之文罔大司馬聶公豹適爲  
郡故好士有所越法縱捨且直君詞氣事雖竟  
解益忿嫉故時吏之深文求索居嘗慘不自聊

思運其材智以與時構吳素饒轉輸四方所輻  
輳財貨委積君亭其中有所廢置人輒隨之者  
往往致千金去產故日以豐羨然好結客多少  
年戲無復向時恂恂退讓矣在所客嘗闐門閭  
里皆滿君傾身相與接待人人得其驩心亦且  
無意仕進而往時知君者多在位必欲令起君  
爲不得已者而往諸藩國時爲左官強受之非  
其意也居楚者且四載甲令舊章秘在蘭臺而  
恩數疎密亦有時損益君動若諳悉周旋規益



諸人卽自以爲不如嘗銜命而使絕荆江沂三  
峽求唐蒙莊躋之遺跡涉交廣望伏波銅柱俛  
仰顧眄淚滢滢下其雄心激昂獨出千載至太  
岳訪海內異人與一遇之超然欲高世肆志焉  
旣而聞太夫人卒馳歸以不得奉終事哀感有  
踰於前迨免喪薄游燕薊予遇之衡水上一見  
傾盡具道諸故人相與肺腑者曰爲我謝之從  
此辭矣時怒馬鮮衣從諸博徒出入吳市中酣  
飲謹呼悲歌慷慨人益壯之然不測也歲壬癸

東夷荐作齟齬相與抗者郡國豪傑皆自匿無  
甯佐擊反虜以故益縱君爲一二長吏求之急  
乃起應爲立竒策便計累却之萑蒲中士氣以  
此振寇連入卒大挫歸迄不敢動者蓋知有人  
焉耳吏德君以車馬餽間駕而過余顧若有不  
豫然曰今之吏治蒸蒸可謂精覈矣文法教導  
禁遏萌孽不視昔比詳哉武健強直以操一切  
廉察復非向時之所及矣然俗乃日弊豈政不  
勝法而猶求之不巳乎夫政猶御也急且敗予



無以應自是遂避疾不關預人事客造語故誤  
落不相應曰人言而公勇者直聞我少時耳安  
能爲喻者知其意已深至蕭條自放庶幾黃老  
養性之旨然不三四年竟不起矣夫世之栩栩  
保鄉曲之譽無所短長自謂謹厚者何算也惟  
弛慢蹈藉有所凌厲雖數竒恒困流落不耦不  
快然丈夫哉予初不識盧君謂忤恨睚眦不可  
犯耳已乃日浹見其謀議權畧燦涌蚤起不覺  
前席然無他腸卽有四方警不可以緩急耶且

士一見其光出其神明有所建立卽人隨而指  
目之然則必庸庸隨世乃爲得耶君故喜游若

皆其姻婭公初娶韓襄毅公孫繼張則知

州哲之姊而選士王敬臣浦城尹胡應奎則其

諸倩仲子可學則子女焉以予知君故爲之銘

銘曰立常任形能釋用丑封切乎矯世厲行能違

衆直恭乎備與智鬪能以其欲從乎安徐後應能

無懼工疎乎弱節堅處能當心思容乎能任不留物



以有紀能異以祗此謂行理揣而日新何如其  
已持而不盈福之所止大道若昧無爲才之所  
矢昉之不爭而以託於休祉後千百年稱丈夫  
子

綏寧尹起濠金先生墓誌銘

金先生諱懋字時勉家濠間因曰起濠云父某  
母龐氏始先生家素窘能攻苦刻厲以經業補  
博士弟子部使者張璿名知人目先生曰久當  
得之時少年邁上謂青雲可立致後七試始舉

以辛卯又十對策不利乃以乙選著則已老始  
驗張公言先生於易能疏其義而潤色之以教  
授里中豪長者爭延致之先生泊如也予少則  
從先生游特自喜不名一家然卒傳先生業時  
者論及爻象生變自以百世爲之精也家大人  
故善易常云小子何易言卽博通尙無以爲後  
去先生久益念之先生於世若不好請而深中  
隱厚時過從諸少年博飲少年袒裼號呼亦袒  
裼號呼逐時變與俱上下未嘗失色於人獨教



諸生則嚴重責纖細好苛禮微不當意輒不聽謝以故諸生皆畏下之無敢惰傲其業數日輒試靡自伛伛佔俾風雨長夜徒四壁立燈熒熒欲滅凄然泣下相勞苦無不動容者白首研摩口不輟誦竟以不遇而其傳說亦不大行於世昔轅固伏生雖老尙得議論人主前陳說經義公卿如晁錯之屬或從受之未有窮阨其身若此者而世之僻儒稍誦文句輒取青紫位通顯猶詫言通經而實不知訓詁者亦何限哉先生

以歲已未授文學掌故撫州之樂安偏隘無所聞見士不中材教之尤盡力遂有試高第者二人值寇作張甚先生乃率厲諸弟子佐擊賊人咸謂先生武非徒儒人也甲子辟京兆預試士誦業又踰年始遷一秩令衡州之綏寧尤介夷孽攘竊霄老獷悍殆鳥獸同先生撫柔之以禮教消其桀傲悖戾之氣不復徒姑息爲有不如令者械繫之群夷驚動然自是惕息漸識中夏風時已餘八十監司哀其壯志欲強令留度不



可命所由資遣之歸尚無以爲家雇屋以居日  
徜徉樂也無幾遽卒先生有弟二人自以不能  
勞力減仲之產悉推讓又時時廩食之初同居  
及仕乃析皆卒先生前所以送徃存孤友愛咸  
足殊絕歸時予一謁先生於王倩所言他日縣  
道給足爲吏者長子孫今獨遠涉荒徼得脫幸  
耳無爲也人或疑橐中裝特故所治經他無與  
持者然察先生意無苦蓋少長無所紛華不以  
老故妄覲富貴其性嗜然配蔡氏先卒生一女  
適某吳氏生男某女一適某孫男二距生成化  
某年卒隆慶某年月日得年八十有二以巳巳  
三月某日葬吳縣鴈蕩村從先兆也予知先生  
深乃爲之銘銘曰

猗歟先生沉性匪他允謙著誠迺自冲年疑有  
恒操是紀是程周旋中外罔不夙夜匪虔構營  
環堵不蔽宴然一室詘若充盈致孝者養雍雍  
怡怡迨此孺嬰人則於何猶以不逞而難克成  
惟季之故秉心則降煒煌厥聲紛紜相迫純純



常常無搖其精。匪伊有聞德。只勃興鬱茲華英。  
一時俊爽同類相求。則罔不傾。越升其堂耳目。  
不給周爰瞿瞿。斲廢發守刊改。刪裁諸家繁蕪。  
原古道古微乎幽深。用不可誣。雖則沒齒論說。  
無當何云八儒。恬漠虛靜庶幾寡。過樂而忘劬。  
孰工乎天孰拙乎人言。返其朴。出何以困居何。  
以約徂茲玄邈。往旣無始後者詎。央未足慄傷。  
巖巖惟嶽氣所礪。止不掩其光。要眇恍惚上下。  
無垠則非所詳。於萬億年尙可儀。止巍然新岡。

信齋陳翁墓誌銘

陳翁名桂字某本郭氏長州之車方里人父宥  
生三子翁其仲也郭故以財雄父時稍侵少而  
孤依中表陳永壽陳未有子遂後之故曰陳翁  
性誠一矜已諾故又稱曰信齋翁云翁雖生長  
里中其植性有以自異吳故都會多賈人縮藪  
其口交通任俠以豪舉扞法吏次則操廢起爭  
時輕重下乃飾咎窳以其廣往給喜游子弟利  
不十百則不衡籍此其最甚翁且耳不欲聞其



所取給因四方財貨操息不能百一故四方亦  
輻輳並至其利乃贏於彼不啻人亦愈重翁長  
者爭譽之業用益起名顯閭左豈非以信耶翁  
故自刻厲無所紛華敦厚行不欺其志友愛自  
其性所篤非有效慕爲之兄淮遺孤鉅授室成  
立之未嘗言恩作力奴愛貴之盡其任人樂自  
縱爲之轉轂交於道且得取饒畢致其力故不  
親事不行異邑坐而待獲交親姻歲時伏臘進  
醪飲食被服雍雍有以自樂也且壯有子琳能

修家生益貨富強財力所以奉養翁者無不至  
翁以故得蚤謝罷獨嬉游出入與故所善日相  
勞苦而已晚更簡應接執謁無所通燕居一室  
凝然生塵孫善道習博士家言餼於公更其門  
以儒子孫復衍相敦睦也然翁浸以病子夙夜  
視滫瀡過勞遂亦病先翁卒重以摧慘廼竟不  
起嗚呼若翁者表清和之粹美有愉愜之高行  
雖不耀於時其所秉操亦足以光植恒範詒子  
孫素業經訓非復纖嗇膏粱之習矣彼仕而倍



貨不廉於奉身縫掖而有市人之心視翁不乃厚愧於顏乎天將啓之必復其始昌大可期也享年七十有六生弘治某甲子沒隆慶庚午配錢繼朱子一錢出孫男三善道娶衛善言娶夏善教娶盛孫女適顧善禎曾孫男三卜以壬申膺後一日遷次善道以徐君之狀來請為之銘

曰利器不覲穎魚不出於淵盛德不於躬仕夫孰為之先無遠羣達無邇言庶可以全故皦皦者

為光乎容容者為慶墟乎審而所思為無傾曲

為內曰汪為外曰殃慎守其常為天下藏約取

而一之可為久長天之視而聰千辟貪而好平

皮釋壁而與生師能若水與波乎惟無所為創

故恩而著代曰志也以歿而世曰旣也旣何以

稱昭生之所繫也故措舍精者明益頓憲術狹

者危生裊卧名利者厚所界滿盛之家不可以

幾俟適善而所視其後且駕駟是孰為之遺稽

乎今之誌



郭潤卿墓誌銘

郭君者陳翁之子也陳翁未忍其所後又不忍其先也故命其子曰郭郭著姓也其世已著翁誌中君名琳字潤卿母錢蚤卒育於繼母朱以少失怙所以刻勵尤劇茹哀若將終身焉性警敏初授書卽有意乎學誦顧牽於貧又不能力爲都養隣有塾獨間往聽其師據席講義卽多所解悟逾諸弟子諸弟子亦相愛願得留學念無他兄弟食力柰何自逸劬大人持門戶迺緩服佔畢爲故謝去服習賈事勞股肱奔走轉徙卽又名善賈諸善賈人自以爲不逮也居故四方所委輸時有竒羨修知備與時構亭輕重射泄之故物之賈旣已見之獨操時趣未嘗讀計然書而暗與合可謂明知多才藝矣已又置田業廣樹藝以穀籍謂農者本務徭賦出其中獨不思佐公家急效貪賈專縮其利耶故時以雜業雄者乃亦得所觀擇且自以趨利舍去文學居常不足於色慕行義之恭好行其德所游必



擇方不好閒民通俠諸行賈家其父兄子弟約  
俛仰有取獨寬然弘退讓旁兄弟委重貲與游  
蕩盡乃歸歡然相勞哀其失意不更問也至事  
親備所奉耻以纖儉故不得恣娛適親雖止之  
度無不爲孝庭內疑疑素有風訓教其子善道  
業儒善道卽又英特有殊稟弱冠諸掌故文學  
皆折下之雖稱經生尤好博聞諸家言有旨向  
人咸謂郭氏有子廼益市書構舍郊西令晝夜  
講肄暇輒奉親偃息其間謝造請時慨然望古

有事外想聞往者貞高心儀之體素羸多疾而  
躬服勞有石氏風疾時時發適父病所以扶持  
之尤強力不使覺恐失歡豫浸益瘁父慰令少  
休無苦也卒不敢寧屬暑炎遂奄然沒沒之前  
光氣芬郁不徹信宿謂非誠孝故耶君生某甲  
子沒已未年五十有一配王氏諸子女若孫不  
重記

柱史氏曰夫厚生阜財雖詩書所述何能廢哉  
故太史公云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然其間



有人焉隱於酤販而其才術足稱特無所效之  
施於末以取饒聊以自快至埒富有土稱素封  
者豈非賢乎哉然未必自其意也管氏中田之  
筭輕重國軌使不遇顧亦白圭者流耶余每觀  
他豪推財樂施欣有慕焉夫和之璧井里之厥  
也段干木非魏駟耶何以流稱後世也故發憤  
爲郭君銘

惟荒胤業不考是底肆勤作基式或構止恤哉  
弘亮欽爾所視小乃緝慎大敢不祇鷲鳥之發  
豈爲苞匭惟是決塞爰稱衡揣準平其流不籍  
撫軌權未適變欲學寧俾疇爾顯翼匪恡迪履  
古有榮貧夙夜遑砥自詒憲師粵有遐企亟從  
藝經爰進穀子志高行芳甄慕人士里逖造茲  
命誕允休始懿哉遠度穆且有旨前識侯邁誠  
義焉矢致養孝常遺聞信美敦曰光大可以表  
里感於明德是庸作誄禮命貞辭昭茲垂祀

陳母馬孺人墓誌銘

游於余者曰陳生某蓋自昔習焉已而之四方



過吳未嘗不從從亦復未嘗不朝夕也今得謝  
來久生亦自晉陵遊過余請曰母之葬也吾竭  
焉於封樹且摧毀不及請銘亦累載今視向所  
卜兆猶於吾心有不得焉夫所以爲吾親吾寧  
不力哉將啓而更之請徵之陸給事所爲父銘  
以銘吾母余不得辭按陳之先世居于西濠里  
陳君元之用廉賈起家其廢置乃不獨爭時行  
義有士人風故四方行賈爭歸之坐而致羸馬  
孺人其繼室也孺人兄曰玄有文學余識之好

負氣凌厲著跡他所甚卓詭迺孺人卽廸有至  
性惇叙于訓言不出閨人無以知其能慧哲也  
特相陳君盡所以敬戒之道非徒無違色職所  
治晝夜不憚悴勞雖尺帛出入何有何亡故業  
益用長使陳君急人之急無所愛不以富厚矜  
語謂不遺餘力讓財豈爲難哉旣其卒也孺人  
猶盛年屏去華飾絕甘茹糲自苦撫遺子女過  
於已所出及當分與財廼多推與長子渙出後  
子至德而於季獨薄無有私曰吾寧厚已子且



何以爲人母使沒者生生者不愧哉此非徒丈  
夫所難而陰爲吝嗇況親所勤生殖不之恤則  
後母之賢不特珠崖婦義也遠哉其違利就仁  
不欺于志雖詩書所稱何以尚之若其聰敏諸  
以事至者無不通解顧猶深自閔子之少也皆  
親授之書故生雖誦業舉子而該綜爲多一時  
無能及者兼有舅氏風非得之漸漬濡服門內  
之訓哉則魯母師之賢未之有也俗之易多惑  
於禍福之說雖有所惑然與之遑遑爲報若取

貸然庸不乃厚望獨陰行善以清淨斷傷害惟  
恐有不當者而非以爲惠利也爽惟識乃用絕  
相往來遷化之理無滯留故遣謝未之櫻晚而  
生計頗落則益用象教自娛悅厲其子無忘貧  
古志節者豈以得失邁遇爲意哉卽率而所至  
寧憾在今已而喪其婦錢惟依季煢煢二子又  
前喪歲時享祀及親姻相過供饋皆孺人拮据  
力無不致隆備禮雖已傾篋猶粥以益之故三  
徙其居惠惟用保無不日邁者余時與季遊洽



見其數不偶夷然繫母故裕乃心有由然乎夫  
利養饒益非爽清習性不移烏有廉義能恬厚  
於人情所媚寬緩和令若此者至其沈嚴則動  
而必法媪嫗不能得其一言微忤卽立斥之操  
介峻芳少似不能容然其所格正亦何弘也余  
素得聞甚悉故詳載之生某月日卒某月日以  
某月日遷于今所視吉

銘曰歸也而爲母則子之繼也而恩過所自生  
則孰揆之親所致殖業而無所繫之則以惠衡  
視施能逮不足而厲色之以德著於教使載摧  
者丘惟新乃峙鬱鬱何恥榮聞有美則自今始

瘞仲女誌

予徃少時親老無旁子弟亟欲舉孫乃再得女  
也甚慮無以承意然猶且取慰故愛之加於常  
情女生而性惰潔獨至孝愛篤絕先子撫之謂  
古貞賢幼慧莫之先也昉能行予隨計上牽衣  
而泣啼號宛轉有踰成人感動觀者予奉使居  
外常留於家思戀殊劇每信至問服膳未嘗不



泣也及歸盧生鈞予之閩之洛託以田廬獨能保持不妄費一粟逮東返迎於門洗濯庭宇權相慰藉數過之必親執爨食予間忽屬疾疾亦輒愈而復舉去歲殤一女哭之過遂乃稍損今春歸定省猶無苦也已卽卧疾予視之猶強起治殮見予屏內繫其面而言甚酸切予憐且驚強慰之後乃云恐驟見其瘠而憂也急謀之醫巫疾遂益甚屬予亦偶疾遣問之皆云已漸向平矣逾月予起復往視乃益驚詰傳者謂受教

不欲煩恐予然語間卽託以後事予悲且諭以疾尙可爲不宜過戚察其形雖削然神志無惑猶日冀當愈也不意遽奄然就盡會迫夜予不及往數呼父母而絕痛哉凡數孕不育止一子某距生己亥八月卒乙丑七月年二十有六女大較警敏有英氣在襁褓時自傅姆外見卽啼長尤嚴重不聞聲音治衣服皆潔楚嘗蔬食羨或不糝惟時時餽問不絕儉約固其素云往所遺尺帛具在令發篋中散諸婦女言恨不見夫



成名於舅姑不能申一日之養盛年夭折負撫  
育恩其意如此可哀也自女之亡予蓋神傷焉  
不知人間父子情至於此今舅氏將瘞於先域  
欲爲叙其存歿以納諸壙輒雨淚氣咽投筆而  
起者數矣竟不能成文然亦畧見其孝義節烈  
而已

適徐氏亡女墓誌銘

徐天祐婦劉者予之仲女也得姓於陶唐氏徐  
則與諸嬴同出於少昊曆譜諜備矣女始生虹

飲於里之井謂得善祥焉幼則予去而遠游之  
燕中又之粵家大人撫之甚愛稱書意教以古  
竒節高行事性警異遂益通史傳褒諱刺譏顧  
以爲非女子宜恒默不語試舉其辭文叩之輒  
有所取舍向慕焉是以知其志矣會予嘗疏要  
人得南徙南故越遠竝海折而趨日馬汗未暇  
獨時時說卽要害若是道者得無迫於王事誰  
當窺足爲用是險陜諸所涉爲易旣乃得近移  
矣久之乃歸於徐徐素豪里中治邸第沉沉匿



惟房間顧使人謝翁嫗未嘗得望見以爲不藉  
一日養繡帔華襦自安矣如爲婦何乃更日治  
縠絮佐生產給衆指執作歲賦入文采匹以百  
千卮茜之屬以鍾畝計益斥之其羸不啻五也  
間求玆異以羞拚孺度所進和旨能其朝夕輒  
色喜每患翁年高諸所營不無嬰其心者夫治  
業良苦夜猶矻矻誦習思所以休勞之百方寧  
身專其創竭節覃思居恒若戒忿相閱者倨傲  
其辭至者必令聽解厭其意而退曰無使聞於

前有所不適也由是婦之賢稱於內外咸曰斥  
鹵無美植羸弱無壯事卽重置繫援顧安所得  
賢若是哉予再罷三川也方病免乳方能行勞  
予曰大人游且有間矣無復跡少年文無害強  
益慕之爲夫吏不賣請終不貴而容容者何益  
乎家不中訾乃亦貫貞自給也予不應念前所  
更踐裁投足峻不任涉也非游獨難哉亦心儀  
其言旣而疾愈復乳疾亦復作猶日夜涕泣悲  
無以中長者意而更重憂之雖毀甚尙問遺不



間居無何悉籍簪珥與其姑泣而訣曰婦受命  
給供養不幸中歿大家萬年幸自愛無以婦故  
戚也迨絕猶爽然嗚呼傷哉傷哉其意亦可憐  
矣夫丈夫居嘗欲立名行尙無所表見矧又女  
子其何稱焉惟感激引決義所過者時乃聞之  
又非所貴於柔貞也若其從禮而靜則何蹟之  
有觀其當少時慕殉節守義卽宋共伯姬不足  
侔者旣歸則治蕪及績言不踰閫而教隆焉則  
敬姜之勤其業也雖內恤其私未嘗假徐氏一

錢費則許穆夫人之懷宗國也竟蚤世其志節  
終無所效則何以見其大者哉然此足以異於  
凡女矣籍令汨汨久生則何以稱諸故強予哀  
而誌之其生辛丑十二月丁卯五月年二十有  
七以某年月日葬某所所自出女一字某之子  
某子三一娉某之女皆幼銘曰

無以勞自將而世以不長無以馨自芳而躬以  
不饗虛良豈惟全乃厚傷毀乃過當亦惟譽則有  
慶虛羊類則以方顯允我劉而爾則是儀有隆者



徐而爾則是宜修之不輟其成若缺孰爲早服  
而以不越懿爾令恭尙猶有烈母寧百世而云  
短折

盧典儀配張孺人墓誌銘

典儀君之歿也余誌其藏距之又幾歲而喪張  
夫人因遂載之辭案盧爲吳著姓張亦昇族國  
初爲詩有稱張徐者則其後也典儀君初娶襄  
毅韓公女孫繼以張子女四人皆張出夫人莊  
靜寧一旣性植懿善來歸則尤能承順婦德稱

於宗黨若媼戚無不欽望以爲儀法典儀素伉  
爽好氣豪舉不樂媿阿見齷齪者輒卑下之故  
以凌轢爲人側目且不問多寡夫人隨而攬拾  
戢庀勤殫於內更歷勞悴不恤也逮仕於楚也  
以

王國左宦夫人輒綜內外皆有條以其季子可  
學字余長女家人作業歲以益入其廢居特不  
假計算豐獲乃過當農田亦大穰巴寡婦清之  
抗其富以顯名彼猶且非所擅而此顧用本業



深自歛挹坐致饒貞乎哉其能持也勗子以嚴  
姑婦間則以孝慈表於鄉烈義照古今可垂範  
無窮余女又不幸蚤世夫人撫遺孤泣繼以晝  
夜自喪典儀君後夫人服無華鬢無飾居必壅  
蔽發言則涕曰若無寧以老廢禮親姻歲時問  
遺但語傳相謝人不得覲於子女若內外孫歡  
愛等無所偏慈而能教門內之制斷斷如也二  
子競於前且日駸駸與以隆養娛悅而夫人竟  
不起距生某甲子卒某年月日得年幾葬以某  
月日合於典儀君兆會者不啻數百人皆賢夫  
人之行以爲古有女史其所載得如是者蓋寡  
不有表顯述揚何以彰之來裔使母儀婦順有  
所徵不墮哉余不佞爲之銘曰

顯允令聞柔懿是則乃罔不敦惟侯作式粵自  
初載嬪于夫子爰相爾室奉禮以從制以其衷  
溫恭有恪朝夕雍雍拮据之勞靡躬是效庶思  
其秩敬祗翊宣丕爾亮弼業以克昌介于爾嗣  
弘茲訓定惟德之視緒有誕興嗟惟彰勩何者



能老防衛自聊豈其厲矜集於荼蓼不刻自彫  
不祈自紹宋姬魯母比徽共繇銘之金石示爾  
不佻

適盧氏長女墓誌銘

余劉自王父以來伯仲氏嘗稱盛矣已而皆不  
嗣逮余遂鮮兄弟家大人深恐不延余又三育  
皆女然愛當男也繼又相次失去嗚呼痛乎何  
至此劇也長女之生丁酉余適不預計上百萃  
皆更之慘慘不樂撫之而嘆家大人尤憐性生

而柔嫺且明惠解長者意乃在長罔不在弱在  
教惟能視其向卽初訓不煩後卒以敬慎終歿  
令追念慟絕當歲癸卯許字盧余涉歷二都嘗  
隨之見余有所彈擊奮不暇顧則中夜涕泣已  
而竟中憾者歸則又深慰藉以甲寅夏出適余  
方遷斥周旋海徼冒觸炎厲祇王事遠不聞問  
相念尤劇盧倩爲走千里視予道所以思戀爲  
之惘惘繼余稍近移過家望而喜極以悲後奉  
諱在疚則哀毀是集已余爲豫州役復以讒替



歸謂余久煩勞良苦迺今卽養焉無曠違顧不  
益幸旣連喪女娣獨在然亦稍侵疾余鬱鬱殆  
無以爲懷俄遂至不起猶強寬余無以過戚勉  
自解傷哉傷哉余何者負致連見殤死恨烏有  
極雖女歸有所不免天枉神理有不可知者當  
女無恙時余則居外遙遙相爲憶不得娛目前  
旣歸又卽背去酷不甚哉始女之適盧躬造作  
給供養日不暇恬然安之盧宗黨中外尤衆皆  
以爲賢產子女二其於婦禮可謂備盡而奪於

年人又咸爲盡傷夫古以貞行聞必遭值顛沛  
因以爲名若幸無他又蚤世何所稱獨憐其幼  
而婉順長無違禮貞一始終孝愛天篤所奉極  
義恩歿而哀不忘生平至虛寢不復授室女道  
已畢余復何不足者特天性之感有不能忍聊  
誌其生丁酉八月某日卒巳巳某月日將以某  
月日葬而爲之銘曰

世以不究其生爲命不延夫惟恃生故以爲不  
延若未始不生則孰窮其祀年故吾有令名而



寶之則世莫如其全一曰女而貞二曰婦而順  
貞順不失而夭闕墜絕是豈其不勉而離迹滔  
肆以富貴顯安終其身胡爲其幾夫用訊今潔  
清是儻聲聞不出閨內穆無餘絢須惟義則是  
殉世孰短折而施於無窮尙亦有胤故馨烈者  
燔而赫炎者燼宰化者無事焉而豈其吝惟休  
懿之垂曠千百世而信

劉子威集卷之二十六

劉子威集卷之二十七

長洲劉鳳子威撰

傳

嘯客傳

吳有嘯客日嗚嘆余側間謂之曰若亦誠語乎  
我能傳若言致之青雲懸之百世不亦愉快矣  
哉客大喜行趨而進曰天有意哉天有意哉天  
遇我慢不得請乃今啓我意我又忘之曩吾侍  
子見子所善口傳道之不置且削方墨筆隨而



識之若不迨朝夕其所弗善過猶弗視矧數數  
然哉意者不忘我乎則又何請且自吾之生固  
已解心委形泮冥乎曾何有乎吾且以名譽為  
蒿矢以才智為桁楊桎梏也若將鑿混沌而肖  
貌我乎則惟子余雅好噓游於余者皆猖狂恣  
睢入窈冥之門而之悅潤之野乃聞客言意若  
有動者曰吾非耶吾所言猶為人毒耶而復將  
為來者迷惑昏憇則安所用吾言為且吾見客  
之少矣學誦於里師氏受之業顧不冝發明序

其指意見他所受又慕好之故卒不能名其說  
他時吏嗇夫役之衡籍於軌里繇其父若弗勝  
乃奮往謝曰待我乎我能若事執策而登里之  
穀輒重十五又以私益之功歸於府人所起繇  
百不一失故當其時皆謂安得謹厚者如客也  
雖街居在珍貨湊不能亭其中獲贏過當時操  
其流輒為俗所爭洩壤所出三私所出三而殖  
益落矣又特好為詩以為國風皆采閭巷語何  
專事聲律時頓足而謳其音廟切性復通易無



崖隙獨微有所寓苟當適故無吝見里中少年  
好氣馳騫亦從而雜選相逐走之如趨流水或  
起爲倡樂楔梓瑟掄長袂士女雜坐叫呼無少  
長序又時時造謝富人子遊揚談議居間解人  
鬪諍他豪所不能聽皆嫉笑謂客易我然翻以  
爲見諧謔慚解去聞人言是非利害亦言是非  
利害若所傳四方事尙辟怪嚴亦即言四方事  
或詰之即漫衍支離佯不聞曰是古有之若某  
所者何患我耶家故千金產既散垂盡謂是足

老我且所之無問親故無不流連竟日擊鮮飲  
醇度可三斗所餘瀝沾頤髯流胷臆間笑益不  
止顧謂披裘帶索畎畝間竝歌竝進此何者而  
顧矯世獲名若我者獨如彼何人言而公狂者  
而公安所狂即使焦心苦體爭尺寸間何若縱  
耳目快心意窮當身之樂而乃自矜喜名又絕  
俗無所通往非人情吾無取爾觀其意如此誠  
何人耶余徃直謂其謾誕不莊語然以彼其志  
樂而忘憂足以沒世吾無以論其得失矣客姓



名曰朱某為余里中人云

洛誦氏曰自古至今幾何世矣其聞於人者皆  
死名於困苦無復之者耳不然則安從知哉故  
終其身富貴逸樂而不遇災患者無算也皆漸  
滅無聞然夷由以清故名若梁丘據之徒榮顯  
矣無所發憤而亦傳後世者何耶乃今朱君得  
客於劉先生所即先生所談皆伏羲神農時事  
開陳道德之鉅麗廣崇幸得預寓目異乎草木  
之徒萎絕又無梁丘輩倖巧名也顧不快與然

獨使後世知有朱某者則劉先生為之也

顧母韋夫人傳

顧出於已姓韋出於彭皆夏之諸侯也其在於  
今為吳衣冠舊韋有君子曰德芳娶於茹寔生  
夫人顧有曰溪逸者兩翁相善也為其子居士  
某娉之昉入門婦範甚隆將之敬莊當舅姑意  
常曰婦甚祥莊子註云祥善也天亦惟祚之不自其身  
乎顧有興者必其子孫乎夫人職競共養惟謹  
每御食和齊音滋旨甘備舅姑益安之故里謂能



養者皆曰顧夫人云居士故已雅被選擇秩比百石以上奏都邑待詔司馬門在外久之用能不恤其私盡節所守者以夫人實綜內外能操奇贏稍取給且以自衛可謂有丈夫意屬親老傳焉居士亦謝歸專治產不行郡國而以積著務完物坐致饒累起千金夫人相厲以儉賤珠玉不取服御無華飾獨養則致豐腴如此者三十年以孝著多夫人力也居士好使氣忤於俗常憤憤色不平夫人輒寬解之彼且以自若何

不足君所而令穀爲居士亦降以相從有窺主藏者卒舍之異時竟以他少年鼓鑄事中居士雖即解故不任受誣慨惋卒夫人傷之垂絕欲以死殉可謂志烈矣復重自抑爲守祀計學其子汝玉以儒歲輒試誦多受食掌故當喪其婦王時孫其志幼夫人字之視燥濕謹學之無不若而父者以故業蚤著亡何即升於國學選造任官而後夫人喜可知也泣諭其家人曰而祖父世滋植乃惇耀之不者天所綏老婦劬勞迄



有今日可無忘其孫之任長城戒之曰爾從民  
事必忠慎無令法動搖用不弘于家孫奉以爲  
治稱廉平去歲甲戌上計還謁忽泫然視景恐  
耄及之者今歲家人上塚欲親行墟墓間示將  
歸焉遂以三月某日寤而卒則素無苦也年且  
幾九十矣即見夢數百里間攬衣太息曰而父  
孛者孫驚起以甫奉問豫康而忽有感愴之謂  
何已而仆至此其精爽昭著若此異哉神何不  
之也孫適已遷都尉豫章夫人在殯得與哭泣

之哀遂述夫人之行其爲婦也則孝敬之有焉  
爲母也義慈以教嬪於顧七十年當其盛也不  
以侈盈必從禮及其約也以時競何有亡之與  
爲治護所以字育者無不至每魚菽之祭必蠲  
潔若有享之此其敏慧性成所生子女三側出  
亦三而愛之若一後子姓益衆咸循謹遵其訓  
濟濟有士人風興者方自茲始長子某次某夫  
人出季某俞出志少失母夫人母養之故於哀  
有加焉女若孫所婚娶皆右族



贊曰婦無公事然遭家多故能一無問乎即事夫惟順能不規獻缺失有所佐助與則非才明不能及矣韋夫人恐其夫以才氣凌人若先睹其萌勸蚤待之者此非獨閨門之脩乃砥躬殫其誠力非夫人之以則誰謂爲之哉顧君雖憤鬱不竟所爲而其後用阜昌謂非有天道不可夫人身任勞悴而卒獲享其養則恒與善人之效也

劉朝薦傳

朝薦名琛余諸從之才而賢者汀守公第三子也母楊夫人出少嘗贅於朱治業掌固家言所授即能通諸文學弟子咸相推自謂不逮試輒異等所司奇其才謂即高第何有顧七上皆罷之竟不成一名時與二三兄弟同習業皆以才氣自負或已被推擇去而獨淹久不售則又爲之惜若滯留有待者乃獨慨然不爲下意且先所題誦多者當首被籍奏已而期無不效顧自詘於令烏在其詳延之也謂非有所以制之者



與雖族世膏華家故狹小耳素有心計能視田  
硲沃審作器工楛督所以溉治之甚力以時故  
穫常倍收田即不善而為制其收發益拓之使  
有餘稽雖一易再易之壤皆歲穫矣稍以其贏  
修廢置不出戶而能審四方之輕重輒亭其中  
有所流非謂習計倪之筴以智構也其明於時  
而善為之方蓋惟用本富歲時以娛其親及親  
姻賓客相過從費皆取給焉不自知其饒曰事  
之情吾已見之矣使為之約俛仰有取用纖嗇

起吾寧能為其細若是哉又恒能急人當其有  
菑患為之側席或從之咨疇計必中事之隱懸  
决利害若索之懷汀守公謝歸時諸子孫益濟  
濟盛仲子璧出後復成進士人益心豔之世胄  
鼎貴者無能先矣若能奉守公歡庇其宗以才  
力所為去就必奉規以贊友愛之隆遇諸兄弟  
有無是同綜其家巨細一以聽者則繫惟一人  
是賴又以族之散懼其泯焚故嘗譜之或未詳  
因極搜摭條疏之世系秩可考并徵之故府與



所撰述爲守祀載者若趙季通王汝嘉趙宗文  
陳繼諸家言間以貽余曰必序列之吾宗老之  
不存焉五世已上不能述揚則其後又可知也  
而寧忍之此皆其章尤著者也若其才何者不  
可豈學一先生之言苟而應偶僥於時則自以  
爲得者故觀其爲家而知其槩稹理而慎居未  
嘗有所忤也故時俗侈獨以其膏粱之餘儉以  
從禮行已入於恭不佻天之倖嘗有所治室選  
材也必度四阿之廣修與其門扃之徹皆有程

雖尋丈之間而倨句穹直自其意所爲無不取  
愜者量能飲而節之曰吾無所取之酒取之其  
歡而已晚乃邁濕則豈在止酒耶爲誤藥稍侵  
削然尚無苦也而卒以不起其革也與諸兄弟  
訣若常時語第琅爲敘次其事則其於始終之  
際遠矣哉其有度矣少嘗游於司直皇甫子安  
而遊其子倬於今太史瑛蓋距其沒未久而倬  
亦舉進士長子偲蚤世而諸孫訓輩皆美材此  
其於厚取償焉殆有所命之矣瑛之言云不在



其身在其子孫亮哉其能知之已乎

洛誦氏曰余與朝薦同爲博士弟子時嘗以意謂余天所與者必有以始靖之迨數世而彌章故能受其豐福者必天所崇之子孫也顧自吾所作者必將或循之而毋寧令後之人謂吾有然者故也且吾求以得吾願而作之適不可法是昭不衷以示也故自中舍公以來至大父中丞公越有顯聞而吾公繼之咸以功烈被於世今其不能封植以固綏之乎夫善何常之與有即舉以風勵之抑豈其無而吾縱不能施於當世然所欲用其未盡者是其俟之乎故即其志業可謂能定前之功而遂之者矣於其往也可謂能爲子迄於今也可謂能爲父矣夫

### 徐孺人傳

徐孺人今推汝寧倬之母也始汀府公仕於外命其子朝薦贅婿於徐徐故名家一姓朱父德輝名華母范生昆娣四人孺人獨賴秀父授之書能諳誦遂通大義淹警若夙成至纂組文繡



特細事凡內則所載皆敦備雖婦也故猶在父  
母側所以奉事則又若極嚴敬者未嘗以驕怠  
既而謂丈夫寧不自立猶依婦家為勉其夫專  
事學當操作治生業佐養可一無問第從諸文  
學講習耳逮汀守公得請歸則又謂為子若婦  
寧當不日娛侍迺異居復相遠耶即又營一室  
密近朝夕視服膳承迎顏旨必竭其歡故守公  
與楊夫人獨安孺人謂可以終老焉者辛丑奉  
姑之喪越十三年而喪守公方其疾革時祈以

身代皆出於誠性居哀摧毀不勝時母范亦卒  
家稍不贍則又歸營殯戚而及禮時以為難其  
生殖非用倍息而能以勤致貲算朝薦又厚於  
親舊有所施舍需凡取之倉卒輒盡其力無惜  
故七舉於所司雖不一第名赫赫在人士前者  
則以無內顧憂得專業也又不幸中奪長子偲  
亦先喪內外百萃皆獨綜之誨倬以刻厲從先  
志少怠則加譙讓迄能成就以丁卯舉戊辰第  
進士而後喜謂始有以復於吾夫釋所負荷者



且惜不使及見之泣謂而父嘆於一舉終其身  
天乎爾獨不念也故倬欲請告爲孺人養則嚴  
諭之盡節官下無以吾故有所難其推汝寧也  
又請迎則又拒之云有遺孫訓在當撫之使及  
爾汝寧嘗間一歸省亟令去其意固遠在事功  
使以聲績曜明前之烈不徒取娛目前夫郡吏  
無得請者而汝寧迺得過省又無淹久其母子  
間不兩賢耶及以疾不起汝寧已膺召且北入  
矣聞而歸則不逮見痛毀若不勝喪夫即其子

眷眷若此而能制以義非諒烈之性不以慈掩  
無孺弱戀不能爾也若其平居儉素動必約以  
禮身勤絲繭之任門內皆可爲名家範晚而喜  
佛齋潔高措惟以陰行惠利雖蠖翹不忍傷之  
歲時修祀則追念感愴爲之瘁此其賢懿於古  
所稱女德實兼之故其子始仕即以異政首天  
下郡邑徵命厥有自哉夫磻鹵無昌松栢即澤  
流累葉茂榮被子孫可以見植善累慈基肇源  
遠矣商周世祿之家至百世而教未嘗不始之



卷二十一  
三  
閨門不可槩見哉

贊曰抗其家以禮從擅成業教誨爾子名顯天下此豈能望之閨門哉然貞寡之行固亦有才智絕人不假力時有天佑者謂盡出於適然與然則文伯之母能以微言喻而周任之德又何以云也諸劉之胤中丞公之後寔繁余有所信之矣

余生傳

余生名然字不然吳之長蕩里人也嘗從博士弟子學竟不成故亦頗識訓詁貌諄朴若野而儒言貧窶甚幾不能存似拙其所稱述必矯矯氣節廉方公正有行義者可謂有所向慕矣爲里中童子師不數月輒謝罷去自云好著釋以覘嗶爲業無他慕而膠膠擾擾終日不安強預人事有所詆訾人嫌之故所適多牾且疑其詐余甚習之而顧久不得其爲人然即其所稱譽多不當意猶謂姑取節焉而數敗好惠未嘗有污辱耻特患貧不患義親老養於外徃省輒返



既殆始逆歸見其憾所遊者周之不至也未見其傷至於毀也人有欲爲葬者恐其以爲名亟舉而掩之未見其厚終盡慎也語以事未見其驚直切齒見其委隨無所發憤矣故知君子其難哉始吾以余生雖迂而言論時有中愚不能逐時趨上下貧無以朝夕或謂之狂余生乃今知不以空乏動其中於利害禍福人情喜怒哀奮然不顧必行已之意世豈得若人而與之哉論曰古人重一介不以與或疑其過於余生而後知其當重也人有可勉而之善者余生即厚周之不足以爲益詰諭規誨苟可厲之以堅志彼卞隨務光者與之以天下且不顧而閭巷豪長者何足籍論議少回適徇之誠未足以得其歡心而喪失所持豈爲余生願之哉

黃處士別傳

夫玩弄之事其皆興於古乎蓋以其閒暇思有所出聊以抒一日之澤固張弛之道與故其始制之者必其人智足備物喻深體象及後出乃



益衆然事或不典遂失其傳者多矣且古六藝  
數居一焉聖人者豈不知玩物之戒而猶著之  
可以知其意哉語雖云君子不博有二道然且  
謂賢乎已人之才性術諳無所於籍則何以措  
之故有筮箴六博象齒犀比樗蒲格五行碁彈  
塞成梟而食意錢蹋鞠其戲多方而工拙羸勝  
羸負形之則較角心生焉故以得失繫而靳固  
危怵鄙詐之情作自非倣儻豪上凌踰之氣何  
以能徒好之故漢武英主也吾丘壽王輩才士

也乃時時以伎事奏而若魯句踐慶卿劇孟寒  
孺馬合鄉侯霍將軍貴倖董君梁伯車之屬往  
往工少年戲此其雄爽非常一呼百萬自快耳  
庸知其他至乃競於獲蚤夜思償過當而後作  
姦游媚仰機利而食閭巷屠販不事生產者交  
驚其間矣黃生嘗爲余言其王父處士君者積  
貲甚饒故時者人不矜立慎惇質勝俗易豪行  
子錢貲遍郡國吏又不急之故家累巨萬處士  
性豪侈羞織嗇特好博少年無時聚相與遊戲



數蕩費之不乃甚惜客每過未嘗不爲擊鮮流連累夕以錢射或采勝輒叫絕宛轉大噓初未嘗設智巧置繫吝其間負則任持去耳一日無客則悒然不樂自以手左右擲作盧成雉則喜見顏色互輸之財貨嘗與其族人博一夕輸數千明日復召則曰爲我謝公少休矣吾以財姑市易轉輸治業且不暇博爲俟我買大獲當復過也處士君笑曰爾所爲亦似有意我豈強若哉置之故一時喜游子弟不惟所欲在是且德

公慕其爲人交譽之雖布衣名出土大夫間烈烈聞有嚮者魯朱家風旣而業浸落度十去其七所親或勸之公豈有所不得已者何若是妄費也處士君亦慨然曰而公行老矣當就閒寧復與少年馳逐相矜作色爭勝負爲乎以生產悉付家人力作誨子弟修經術發憤講授傳業博士已而有兩君者興起曰得之以選造升不就吏曰勉之亦升於鄉二君名冠海內學士大夫無不願得其一言以當千駟兩君之子曰淳



父清父才益又竒故吳之以文若詩著者咸在其家盛矣始處士君落拓不羈通飲食俠少酣飲號嘯旁若無人似無以家爲者然其植行不欺輕貨賄重然諾無市人之心今親兄弟尙不能推分設財而獨能委之若不聞也者其度不超逾世遠哉故其後乃有顯名不絕莊生所謂天之報之不於其人於其人之天平然此何預君也夫人當身之事不過惟所欲則恣焉所以給耳目從心志者惟恐不得極情娛樂耳尙安

有覬羨其間哉雖博戲亦聊以永日庸謂不可者人之嗜好乃有不同卽終日苦心勞形矻矻不舍也亦自其意存不可以此笑彼等耳從其欲寧有間耶

誄

李于鱗誄

歷城李君當

世宗肅皇帝時登朝位列曹郎時景命熙洽四方學士大夫輻輳省寺然自李何以還氣亦稍



衰下矣公與三數少年夙夜淬勵力振起之風  
於是再變雄峭奇勁矜厲莊遠可謂古之極軌  
無復遺憾詩則唐氏之盛七言軼丙且之餘轍  
極豐隆之杪勢自昔構篇者未之有矣免關內  
後居數年復起兩歲再遷以太夫人不祿歸遽  
卒嗚呼若君之生實二氣之光靈數百年來所  
孕毓以顯章我

國家盛業昊天有成命非所得議其長短也即  
不登三事然使一代之文與典誥竝光四始六  
義王風不墮是誰之力歟余與君同舉吏嘗接  
杯酒慇懃之歡自後相見亦甚疎獨聲氣之合  
有槩於中遂爲之誄

粵維浩淳龐深混溟瀚瀚光象陶冶無名孰可  
儀軌儲與誕精穆允乃初劭質以正逖亂爽耀  
式遏三靈柝以日惛窈汰焉取麗靡之降浸以  
謾晦弊撥姬掩流散墮窳不有高張更節易柱  
風之蕩蕩不圖庸瘡粵乃皇造惠諭九土矯矯  
李君覃作於魯泰岱融絡蒼精嘔育纏戒婁分



星璣燭煜時文峻命疇不祗肅昌徽茂符見象  
川瀆苗裔肇啓漂黃歷處襲殷逮周窮於汗竹  
聃始著姓越乃邦族爰所憑籍亦既湛畜氣之  
和雍遐不熙淑時乃有挺眈眈其詣恂美沉梁  
敦備醇至介以幼清齊給辯肆秉斯烈朗恬不  
待基洪承顯休迄我敷賁駿發於文薄於霄戾  
倨奇麟振駭疾龍掣條出間入莫知其際風雨  
飄忽體變機勢芬思敏裕虛神漠志蹠蹕玄昧  
幽理翳翳力自標建黜絕侈弊古有休則是惟

弘諦曠代綿邈抑豈無綴時與道裂重茲言愆  
河洛騰涌滔音愆憑結駟方馳鳴鑿顛蹶乃徂  
自東奮彼千裔式從選造一有揚藝翩其飄翔  
載惟專屬昭亮介業不忘劬勤時之淪踰獨我  
其繫誰謂繫淹以先朝喇誰謂遠遐欲及吾世  
滴追爰始排仇蹇諄隱軫雄深轢輔佻易鬱勃  
氣往凌切才肆橫奔絕驅焉復曩態叶他拓落  
逢時偃蹇曹闥叶徒抗論振矜正色抵袂朝右  
畢傾英賢以彙焱涌雲蒸籍甚蚤氣憑負節俠



危行高詭二三君子共獎厥懿推瀾泝源浮揚  
擊汰同律緝聲陳風敘致調上徽急節峻音比  
格以慨憤偏宕沈鷲激則哀促疾則強伎壯絞  
彌極慘不傷躓駘籍無當脫畧恣睢在衷斯喻  
諷而無刺情動言形抑豈其細止怒懲忿風政  
焉寄乖乃兆衰競亦和沴齊氣之奮不乃侘傺  
質文相變代有所甚雅鄭殊曲孰知其暨彷徨  
自放御有逸轡譎而能整切人不媚極所蕩沃  
排調貴位興既洪鬯芒亦廉劇儻曄不殊曾是

足畀所務快心遑忤觸計衆或側目從之釁類  
乃顧發舒託於涉齊遠棄列埒非謂則醉偃彼  
如荼幾何不麗出守畿輔邢襄焉試身可抑折  
中何諉誣檢察六條孤立行意狂笑山川碣石  
瞋志觀者自失莫敢婞媚爲理心開刺史高第  
稍用序遷受憲關滋封傳薄移紛擁髦眊輔以  
文法胡寧藝事緼籍無害雅所湛漬德之休明  
膠遂所視敦惟在寬國中策篲誘啓弼成邁績  
上最聲勲絜積榮聞塗曳云何渭涘不可涉揭



惟薰自煎皦固來忌英雋竝游愠於大憝容與  
濟上句請蚤稅芳之不邵豈惟鷦鷯相望携手  
隨踵言逝取酒貫媪織絢忘衛千里命謝憑心  
獨喟綽其弘高徐然域外屬運更始乘天之憐  
惠此羣公徵命遑逮無余舊疆推擇言莅致令  
舉典俾新於治公曰驅之賦於百吏敢介用逸  
臣職覃瘁式時荐征朋從方萃爰登其幾勿庸  
以次再陟作監蓋且未歲昭茲雋功榮寵相稨  
茂揚豫土匪亟來字追踪召周赫赫分地庶其

益躋隆我鼎司

叶息利切

茲養條違盡焉摧毀在疚

亡何遽軫傷泗殄矣伊人邦之云悴人倫岳隕

典墳靈墜有識纏哀人士與涕斯緒適造失之

胡亟烈烈桓桓白日幽瘞嗚呼傷哉憶昨道周

欵言江汭死生契闊胡泣之啜問承燕閒殷奉

崇議刊酌流畧軌程篇制騁觀三五宵渺闕邃

掎擊作者鉤深探祕標之適萃崛稱雄氣非乏

先覺猶養後悔晉氏流靡餘波方潰子興視之

豈獨無裁俛仰一時蹠足罄欵卽有唯阿辭何



不載洞達中懷生氣如在慷慨謂何旋即冥昧  
嗚呼傷哉公首闢沉越再輯王軌代興伊誰錯  
衡是繼操馭學駕其功不啻緬想容觀郁何棣  
棣狀不甚偉視精而銳疎縱不拘敢往開闢造  
辰彌海雲清霧霽比量絜度云孰能企萬務糠  
秕才術氓隸蒙叟臭芬曠祀遙酌嗒然俱忘惟  
爾清馘嗚呼傷哉故以彼昭塗議君之出叶尺類切  
不固其節庸有所觖叶窺瑞切忠蹇投軀獎恤赴義  
業雖未融精貫可示禮有表署大夫置貳公於

厚終可謂不匱良友瞿瞿急公之嗣悉取其書  
使遂傳被蘭臺石室將焉著記生平故人不聆  
吹漉總一厥文徊遑嘆噫叶烏界切包洞鬼神含朗  
方望九原可與嗟孺子歎死者復生生者不愧  
嗚呼傷哉

都水皇甫使君子約誄

肅皇帝之四十有四載十月故都水皇甫使君  
卒越四年巳巳其嗣子荼以君葬於靈巖鄉嗚  
呼哀哉君諱濂字子約重慶守近峯公之季子



也其命氏悠遠名德相繼近峯公復二千石起家樹芳績以厚基浸醇澤以釀旨三兄皆以文學宦業崇徽嗣哲益濬發榮名弘獎家範右望膏華傾時擅代君慷慨弱冠氣奮雅游出入風雲含吐金石以高第爲郎司空屬於時英髦林萃造請不避寒暑王澤蠡涌進取無淹歲時君泊如也出典監河周旋故郢朝涉江以抽思夕懷燕而軫歎竟以讒替黜從事豫州移上佐閩郡余亦以謫爲李在遠忘遷居昧疑泰封社游其輕重國軌籍其才術行且前席賈生追還嚴助而君已厭棄去矣入林故携手初期解組則轉盼相失既而颶風揚堞炎氛侵日兵交七閩郡以不守君蓋南望泫然爲之反袂遂爾結轍霞外抗心世表憫嘿登年人境萋以流滄徘徊息景山川肆其臨睨陽源之清風貴氣得之自然景胤之音儀韻會尤自標遇偶所不當即聲意俱峻事或有忤則權重莫撓加以志尚稀闊耽味玄寂海泳天飛縱鱗矯翮託辰星而高慕



奇羨門之遺則跡響眇以雙沉世諦邈矣睽薄  
雖一時貴勝皆以方外見賞庶幾名里表素式  
閭崇敬而君忽屬疾不起矣嗟乎傷哉豈神理  
蓋荒太儀冥昧抑或別有不亡者存非幻妄之  
謂歟夫至人乘化舉世不能入其度恬知繕性  
萬物無以滑其中豈以歷載爲短長世運爲淹  
速然而襟期就盡則商歌遂起世道交喪則岐  
路成泣謝傳中年覺哀樂之差過中郎蚤殞豈  
冥契之可追況孤立行意不懼無悶可謂惟子  
惟我在情在事能不悲乎昔仲宣云亡陳思爲  
誅數百嘉賓厭世貴賤操筆幾人不腆之辭雖  
不足藻述光烈聊以宣之來者云爾

誅曰猗歟誕節克此貞介匪云邁適伊惟時邁  
于嗟若人古所謂快標挺淵致韜映洪派矯矯  
諸昆鬱有華聞寵靈當世逖載其芬迺於綺歲  
氣獨煙煴嚮臻儁少激昂青雲藻才燦起震發  
以殷雅冠東都區域則分泰幾峻整公綏逸羣  
跡邇情遠緼馥含薰纓以簪冕委以時寄俯心



循物飾材辨器人忌芳潔俗訾譖謚振冠高矯  
盛氣橫厲豈無翺翔必此淹憇鍛羽洛濱戢翼  
閩瀝蓬藪漆園千載溶瀾跡類進趨心以遐逝  
鋒鏑在硯遇物則劇爰書盈案削牘相綴文法  
鍛鍊主者慵悞齒以清裁如振稿翳矜已玩時  
俛仰睥睨賦事偶同予開子閉側目當塗凌轢  
貴勢察舉功曹遷延上計疇不欽風俄已投袂  
通塞非心去來焉繫衆方愕眙子乃微睇謂我  
逍遙游亦無細有槩於中精深所詣時化悴榮

至自非蛻北風長埃縞衣踰蹠浮觀萬族孰能  
無敝豈惟美者山陽之稼昭曠自怡樂此寬令  
茂悅因依豐長爭映墟煙夕流澗靄晨泳清塵  
稍遠南枝初勁門無通謁客罷延請音靖苔徑就  
蕪人事皆擯篇著琴心書間道性僂諺奚爲爰  
尚清淨虹霓其騫白日相命沉照舍輝握符懸  
鏡非直邴張焉取嚴鄭仰攀桂枝頰咽丹砂馳  
景安極修齡詎涯奮逸九垓聊遣區內枕中鴻  
寶閉房所載黃金可成質累焉闕當求化人宮



闕所在云何絕往能牽情愛將無惚恍不可爲  
諄吉妃乃戕首子捐背冲凌未期荼酷者再任  
達雖忘撫懷則慨惠氣或愆栖靈非悖昔未嘗  
有終焉胡懟隱約即安愈自珍祕五岳六宗迂  
怪方誌九六四七爭言其意求之積時冀有所  
致亦爲予言道誠有焉惟在才睿必也子傳嗟  
乎傷哉誰謂斯旨遂成驚惋淮南實云非以學  
謾期會適然屈此短算曲陵謝賞東蒙輟玩朝  
暉不暘靡景未旦幅抑失聲今古同歎居未幾

何少孺繼隕君後幾殄天道胡忍爲善者昌孫  
獨邁愍嗟乎傷哉自邇遯棲及我居暇衡宇未  
殊下澤奚駕猶簡過從徒遣相謝矜亢守高獨  
行誰借憶承宴私維昔之夏大自機檢弘之蘊  
籍人謂山陽重邁叔夜五言間作往返相覓竟  
以絕翰我思悠悠子於藝文所得殊尤家業云  
紹衆美庶裒郢中白雪薊北高秋興苦言至體  
逸韻適晚恐傷氣中無滯留構篇愈寡下意彌  
幽百家衆伎理愜思游宮聲五降奇弄再行別



鶴吭引楚妃骨驚精工筆札妙善丹青服膺魏  
晉弟子不興然所自命則逸者流玉杯清露縣  
圃瑤丘皎皎寒生婷婷秀出煥矣章清郁乎芬  
苾俊朗夷邁翹絕軒舉珪璋貴上龍鸞齟齬人  
望夫子自崖而返軼蕩不追孰測宏遠高議廊  
廟名行似孤放意仙釋日理似疎玄悟弘景幾  
神太初晏晏淵耀終古難徂嗟乎傷哉

劉子威集卷之二十七



